

都 德

Alphonse Daudet

女神的沉沦

一种热烈、执著、坚忍的爱情，
却属于一个沦落风尘的美貌女子。

惟有如此，

命运才令人感慨唏嘘，
爱情方显得残忍而可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经典情爱

Classic Love & Sex - A Love Story

都 德

Alphonse Daudet

女神的沉沦

一种热烈、痛苦、坚忍的爱情，
却属于一个沦落风尘的美丽女子。

惟有如此，

命运才令人感慨唏嘘，

爱情方显得残忍而可贵。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女神的沉沦 / (法) 都德著; 李政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5 (世界经典情爱小说文丛)

ISBN 7-5004-4408-7

I. 女… II. ①都…②李… III. ①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②短篇小说-作品集-法国-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22274 号

责任编辑 李炳青

责任校对 李小冰

封面设计 红十月工作室

技术编辑 张汉林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84029453

传 真 010-84017153

网 址 <http://www.csspw.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飞达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1230mm 1/32

印 张 10.5

字 数 190 千字

定 价 20.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言

在法国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一种题材：一个男子耽于性爱，由于从一个女人那里得到了强烈、狂热、细腻的肉体之乐，结果不顾一切地依恋不舍，甚至愿意生死相随。

都德的《女神的沉沦》就是一例。

这位有着“法国的狄更斯”之称的著名小说家，是以其短篇小说及描写法国南方风光的故事而闻名于世的。短篇小说集《磨坊文札》是他的成名作，作品描写了一些小人物的苦恼和不幸，抒发了对于人的关切与悲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小东西》出版，获得了巨大成功，也为他赢得著名小说家的声誉。这部作品集中表现了作者的艺术风格，不带恶意的讽刺和含蓄的感伤，也就是所谓“含泪的微笑”。之后 he 发表的另一部著名的短篇小说集《月曜故事集》，其中的《最后一课》和《柏林之围》由于具有深刻的爱国主义内容和精湛的艺术技巧而享有极高的声誉，成为世界短篇小说中的杰作。《最后一课》被译成世界各国文字，常被选为中、小学生的语文教材。

都德是位多产作家，一生写过近百篇短篇小说。每篇一般两三千字，文笔简洁，题材丰富，风格素雅清淡。代表作品还包括《故事选》、《达拉斯贡城的达达兰》、《不朽者》、《女神的沉沦》等。除小说外，他还发表了《一个作家的回忆》和《巴黎的三十年》两部回忆录。他的剧本《阿莱城的姑娘》曾由法国音乐家谱成歌剧。

都德的作品以淡雅著称，但也有浓艳的时候。他的浓艳就是长篇小说《女神的沉沦》。

《女神的沉沦》讲述的是一个男女情爱的故事。从南方外省到巴黎攻读外交的青年人让·葛辛，在一次文人艺术家聚集的化妆舞会上，偶遇了美貌女子芳妮，芳妮对他表示了毫不掩饰的热情，并且在当晚就委身于他，成了他的情人。让·葛辛沉醉在芳妮浓郁的情爱里，但不久，他发现芳妮原来是被一男人供养的外室，而且此时她已经三十七岁。让不甘心堕入不洁的生活，决定结束与芳妮的交往。但在芳妮紧紧地追求和无微不至的体贴照顾下，让还是与她同居。由于芳妮对他一片忠心，并给他提供细腻的照顾与肉体的享乐，让已经无力自拔。他接受了一个驻南美的外交职务，决心带芳妮一起走。但芳妮却没有如约赶来，只留下一封诀别信，她告诉让，自己容颜渐老，也再也无力做出年少激情的事。

这是一个爱情故事，但应该是属于欲爱，而不是情爱

的那一种。这里面没有太多的少年纯情。这一对男女，一个是刚20出头的年轻人，一个是徐娘半老的中年女人；一个是清清白白的青年学生，一个是历尽沧桑、满身污浊的风尘女子；一个是前程远大的外交界新秀，一个是遭人轻贱的残花败柳。但他们却彼此吸引，并且难舍难分。这种顽强的磁性不可能没有一个源泉，那就只可能是性的吸引与性的享受。小说的故事中决定一切的纽带，就是性。从这个角度看，这部小说算得上是一部“风月小说”。

但小说并没有成为性小说，而是一部心理小说。都德将心理描写作为小说的基本内容，故事情节表现得相对简单，而人物的心理状态却描写得十分充分细致。都德淋漓尽致地表现主人公让对正派生活的理想和对放荡享受生活的眷恋，以及两者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其中体现了都德明显的道德倾向。

但作者的道德目的并没有使这部小说成为刻板说教的作品。在他笔下，他并没有把芳妮表现成一个邪恶的祸水般的女人，而是写成了一个复杂、值得同情的女性形象。芳妮出身于卑贱肮脏的环境，这不是她的罪过，却是她的不幸。她被男人们当成玩物，她一直想过正常的夫妻生活，但结果她不是被人抛弃，就是遇上了无法逾越的障碍，最后沦为不断给人当外室与姘头的可悲境地。她对所爱的人表现出一种忘我的牺牲精神，但却受尽了侮辱和折磨，直

到感情被磨损完、被燃烧尽之后，才绝望地离去。“她像火一样，将燃烧到只剩下灰烬。”

对于处于爱与欲之中的男女的生动细腻的心理描写，使《女神的沉沦》在法国心理小说中占据了十分重要的位置，也成为世界情爱文学中的经典之作。

目 录

女神的沉沦

001

南维尔美人号

225

繁 星

301

阿尔勒姑娘

311

玻卡尔的驿车

319

女神的沉沦



1

“来，看着我。我喜欢你这双眼睛的颜色。你叫什么？”

“叫让。”

“就叫让吗？”

“让·葛辛。”

“从南方来的，我看得出，多大了？”

“二十一。”

“是艺术家吗？”

“不是，夫人。”

“啊！那再好不过。”

在一个六月的夜里，一个风笛演奏师和一个埃及女人，在德苏勒特家的书房背后，棕榈树和树一样的凤尾草的后面这样对话，在化妆舞会的尖呼声、笑闹声和歌舞声中，并不容易清晰地听到。

对于埃及女人的刨根问底，风笛演奏师用他那年轻人的坦白和一个沉默好了半天的南方人的轻松——作了回答。对这个由画家和雕刻家组成的圈子完全陌生的他，刚走进舞会便被领他而来的朋友遗忘了，他有着讨人喜欢的被日光晒成了金褐色的漂亮脸蛋，有着像他所穿的羊皮衣上的

羊毛般密而短的黑发，他已经闲荡了差不多两个钟头了。

跳舞的人的肩膀不时地猛撞他一下，书房侍仆们嘲弄讥笑他那挂在肩上的风笛和在这个夏天的夜晚显得过于笨重的山里人的装束。一个日本女人，眼神轻佻，高高的发髻上插着钢针，当她用媚眼流盼他的时候，嘴里低吟：啊！他多么英俊，他多么英俊，这个马车夫！一个西班牙新娘挽着一个酋长的胳膊走过，粗野地将一束白色茉莉花伸到了他的鼻子下。

对于这种种的进攻他并不懂，只以为是自己的样子很可笑，于是逃进了玻璃走廊的阴影中，那儿的树下靠墙放有一个短榻。埃及女人很快就来了，在他身旁坐下。

年轻，美貌？他说不上来……两只圆润细腻的胳膊从勾勒丰满腰身的蓝色紧身羊毛长裙中伸出，裸露至肩；她那带着许多戒指的两手，她那因前额垂挂着奇异的铁饰品而显得更大的灰眼睛，构成了一个和谐的整体。

不用说，肯定是位演员。德苏勒特家是常有许多女演员来的；这猜想使他不安起来，因为他对于这种人存有很大的恐惧。她坐得很接近他，肘撑在膝上，头倚在手上，说话带着端庄的甜软，声调中带着倦意。“从南方来的，真的吗？……这么金黄的头发！……真奇特。”

于是她想知道他在巴黎已经住了多久了，问他准备参加的外交官考试是不是很难，问他是不是有许多熟人，又

问他是怎么到这罗马大街上的德苏勒特家来的，这地方离他住的拉丁区是那样远。

当他告诉她那个带他来的学生的名字时，“拉古诺里，就是作家拉古诺里——你一定知道他的——的一位亲戚。”女人脸上的表情变了，突然黯淡了，但他并没有注意到，因为他正当眼睛发亮却看不见事物的年纪。拉古诺里向他保证过他的堂兄将出席晚会并且答应把他引见给他。“我非常喜欢他的诗歌……能认识他真让我高兴……”

她对于他的天真抱以怜悯的微笑，优雅地耸了耸肩，同时用手拂开一棵竹子的柔叶，向舞室中巡视过去，想看看能不能帮他找到他所说的大人物。

此刻，晚会正大放异彩，就像梦幻剧发展到了高潮。那书房，或者不如说大厅，因为那儿很少做过什么工作，一直延伸到房屋的最高处，形成一个大的房间。那轻而透气的夏季窗幔，那细草或铜丝网的天幕，那上漆的屏风，那杂色的玻璃器皿，那镶在一个文艺复兴时代风格的壁炉四周的黄玫瑰花，被许多中国式、波斯式、摩尔式以及日本式的灯笼的五光十色的反光映照着，这些灯笼有的是铁制的，有洞眼，成尖形穹窿状，仿若清真寺大门的样子，有的是用彩色纸做成各种果实的样子，有的是展开的扇子、花、鸟、蟒蛇的样子。偶尔，几束一闪而过的淡蓝色的强光使这些五颜六色的光芒黯然失色，就像月光一样，照在

所有的面孔和裸露的肩膀上，照在所有的衣服羽饰、金饰和缎带等等的幻影上，这些幻影在舞室里相互挤擦着，在荷兰式楼梯的梯级上投映着，楼梯有着宽大的扶手，通向二楼长廊。楼下，有许多低音提琴琴颈和乐队指挥疯狂舞动的指挥棒。

这个年轻人从他坐的地方，从那绿的树枝与正开的牵牛花编就的篱笆中看见了一切，这些红花绿叶与那些装饰品很相配，就像替它们镶了一道边儿。那连续不断的跳舞动作让他看花了眼，仿佛看见一位蓬巴杜式牧羊女的小脑袋上戴了一片龙血树叶做的头饰。现在，对他来说，晚会更有趣了，因为他正津津有味地听他的埃及女伴向他介绍这些奇形怪状、滑稽可笑的装扮后面隐藏着的声名显赫的大人物。

那个驱使猎犬的猎人，他的短鞭斜挂着，是查汀。稍远一点儿，穿着乡村本堂神父的破烂长袍的是伊沙贝伊，他用一包纸牌填进他那有扣带的靴子使他显得高一点。高鲁老爹在残废军人的大盖帽的宽边帽檐下微笑着。她又指出装作一只恶犬的托马斯、库蒂尔，打扮成小狱卒的朱特，打扮成海鸟的卡穆。

几个青春年少的画家穿的是一本正经的古装，一位是装饰着羽毛的米拉，一位是欧仁王子，一位是查理一世，他们很好地说明了两代艺术家之间的不同。后生们严肃、

冷漠，有一张成天为金钱操心操出这些奇特的皱纹的像投机商们一样苍老的脸，而前辈们则要顽皮、风趣、喧闹、放纵得多。

雕刻家高达虽已是五十五岁了，又有许多研究会的奖章，但却扮成轻骑兵，打着赤膊，二头肌如大力士一般发达，一个当做扁皮袋挂在腰间的调色板靠着他的长腿摇摆着，他正在跳着大肖梅尔时代的四对舞中的男子单舞，与他对舞的是音乐家德玻特，他打扮成纵情玩乐的穆安津，头巾歪斜，扭着肚皮舞，嘴里还不停地发出“安拉，安拉”的尖叫。

在这些快乐的名人周围摆了一大圈椅子供跳舞的人休息用。此刻，在第一排椅子上坐着这座宅邸的主人德苏勒特，他挤皱着他的眼睛，有着卡尔梅克式的鼻子和斑白的胡须，其他人的快乐令他感到幸福，他玩得痛快极了，表面上却又装作不是那样。

德苏勒特工程师在十一二年前是巴黎有名的艺术家，脾气很好，很有钱，有艺术品位，他那安然自得的态度和对于公众意见的蔑视使他过着漂荡的独身生活。那时他正负责托里至泰埃朗的铁路工程，每年为了从十个月的辛勤工作、风餐露宿、驰骋奔波在沙漠和沼泽中恢复过来，他回到巴黎，在他罗马大街上的这座宅邸里度过炎炎盛夏。在这座根据他的匠心建造起来的，装潢得像夏宫的风子里，

他邀集风趣幽默的男人和美丽的女子，向文明社会索要几个礼拜它辛香芬芳的精华。

“德苏勒特回来了。”一看见那些掩在玻璃前廊上的大纱幔子像剧院的幕布一样升起，艺术家圈子里便传开了消息。这意味着节日开始了，意味着在这个适于旅游和洗海水浴的季节里，这一地区将从死寂沉闷中醒来，人们将能享受两个月的音乐、盛宴、舞会以及美味。

在家中通宵达旦的喧闹沸腾中，德苏勒特就好像一个局外人，这个不知疲倦的花花公子在寻欢作乐时既疯狂又冷静。他目光迷离，面带笑容，好像已神魂颠倒，实际却保持着绝对的冷静和清醒。这是一位极其慷慨大方的人，对女人有着一种东方男人对女人常有的那种轻视，那些被他的丰厚财产和快乐的交际圈吸引来的女人们，没有一个能吹嘘说自己作他情妇的时间超过了一天。

“不管怎么说，他确实是个好人……”在为葛辛作了些介绍后，埃及女人又补充道。突然，她停了下来：

“你想见的诗人来了……”

“在哪儿？”

“在你面前……穿着乡村新郎衣服的那个……”

年轻人不禁发出一声失望的轻呼“噢！”诗人！就是这个满头大汗、油光发亮、戴着尖尖的假领、穿着绣花背心、矫揉造作的胖男人吗？《爱情诗章》中那绝望的呐喊又在

他的耳边响起，每次读起这首诗他都感到激动不已，这时他又不由自主地低声吟诵起来：

为了温暖你骄傲的大理石身躯，
噢，萨芙，我奉献了自己全部的热血。

她猛地转过头来，头上粗野的饰物叮当作响：

“你说什么？”

是拉古诺里的诗句，他很惊讶她居然不知道。

“我不喜欢诗歌……”她回答道。她笔直地站在那里，眉头紧皱，一边看着跳舞的人，一边神经质地揉搓那垂在她面前的美丽的丁香花串。过了一会儿，她仿佛是痛下了决心，低声说了一句：“晚安……”然后便迅速消失了。

可怜的风笛演奏师目瞪口呆。“她是怎么回事？我对她说什么了？”他百思不得其解，心想还是去睡觉的好。他很忧郁地拾起他的风笛，回到舞室里，想到他必须穿过所有跳舞的人才能走到门口，这比埃及女人的离去更令他感到心烦意乱。

那种在许多大人物中感到自己渺小的感觉使他更加畏缩。这会儿刚跳完一曲，只有这儿那儿很少的几对儿，还在一首渐渐消失的华尔兹舞曲的最后几个音符中起劲地旋转，其中就有高达，英俊魁梧，头直昂着，红棕色的两臂